

MAY 2016

free 免費取閱

HONG KONG · MACAU

art plus

55



feature

誰是當代策展人？

快閃·慢活 梁家泰 × 譚偉平
「慢」談生活與攝影

無用之戰 王榮祿 × 周書毅 以身體反抗

愛與華何如此情重 情慾中起革命政治

莎拉·肯恩以生命書寫的4.48

Karin Olofsson, Mr Hansson Preferred Floral Shirts, 2015, Mixed Media, 9 x 79cm, Image courtesy of Affordable Art Fair



9 771818 472006



對聯／對練 (2016)，曾吳 (Courtesy of the artist and Spring Workshop, Hong Kong. Photo MC)

假如劉半農不曾書寫「教我如何不想她」，華語圈也許一概用「他」作第三人稱。今日看來，1920年以前的「他」也許默認男性為先、隱沒性別差異，卻也避免先入為主的性別角色，給予讀者揣測的空間。不像男女二元壁壘分明的歐洲語言，「他」更像日漸普及的性別中立代詞 (ze/they)。過去的華語據說體現了含蓄兼容的性別觀念，過去的華人文化亦然。「金蘭姊妹」究竟是互相扶持的友誼，抑或情投意合的愛戀？他和他皆嫁為人婦，如何面對一見如故的同性慾望？在大歷史下失語的兒女情長，遇上當代性別視角，有無可能迸發火花？

常駐洛杉磯的藝術家曾吳 (Wu Tsang) 於香港之實驗電影作品《對聯／對練》，將目光聚焦反清女權革命家秋瑾和其摯友書法家吳芝瑛，重新演繹他們在時代巨輪下的知音愛情與生離死別。對曾吳而言，藝術創作與其說能夠給出答案，不如說帶來更多問題。《對聯／對練》的提問是，在歷史正典中基本銷聲匿跡的同志、酷兒歷史，怎樣通過「歪讀」、另闢蹊徑的詮釋，重新浮現？這樣離經叛道的秋瑾故事有幾多虛構，而主流傳頌的秋瑾故事又有幾多真確？

真假撲朔間照見歷史

論真確，這部作品未必背離史實。創作期間，曾吳與其團隊作詳細考據，了解秋、吳二人生平，秋瑾參與創立的革命組織「共愛會」，和後世圍繞秋瑾的敘

事。影片台詞基於秋、吳詩作，更以對聯形式將詩句投影在畫面兩側，將話語權交還兩位當事人。「曾因同調訪天涯，知己相逢樂自偕。不結死生盟總泛，和次填簾韻應佳。芝蘭氣味心心印，金石襟懷默默諧。文字之交管鮑誼，願今相愛莫相乖。」如何解讀當然由諸位自行裁量，然而後人記敘怎能比秋瑾本人的告白更加可靠？

論虛構，藝術家卻也絲毫不掩飾作品的演繹性質與怪異成分。主角秋瑾由表演藝術先鋒 boychild 扮演，曾吳本人飾演吳芝瑛，兩人跨越傳統性別、族裔定義，形意為上，不求逼真，呈現大膽又細膩的身體語言。他們結識香港同志社群，包括本地藝術家、移民工人等，組成當代共愛會，將中文詩句「誤譯」成印尼語、菲律賓語、英語，置入影片。因此，欣賞時不妨留心聆聽，尋找眾聲喧譁中的幽默與玄機。

視覺聽覺紛繁混雜的安排，出人意表，從理所當然的歷史想像中抽離，啟發觀眾省察性別、族裔、語言等身份特徵的多樣和流動。更有甚者，影片外景攝於今日香港。於是，曾吳和 boychild 身穿古裝，背景竟然出現深灣的遊艇、港島的大廈、「太白海鮮舫」的顯眼招牌……近乎奇幻的並置，彷彿一則「過去即異域」(“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”) 的提示，其實我們同自己民族歷史之間的鴻溝，往往大於不同文明之間的距

離。秋瑾生於福建，曾居上海、湖南、北京等地，又留學日本，他所體驗的文化衝擊、思想震盪，大概不亞於我們在畫面中見識的奇幻。

渡海之際，秋瑾賦詞問：「何交涉？愛與華何如此情重？」於他，愛人、愛國的情愫交纏不可分，難忘吳芝瑛的深情好似蘊含了去國愁緒，苦思家國前景又好似擬人的相戀。曾吳此次展出的另一件作品，是一支青銅長劍，劍身銘刻：「FOR WHOM DO YOU BECOME CHINESE?」意味深長的問題串起秋瑾的戀人和國家，讓歷史書上的模範人物有情有慾。可想而知，官方歷史放大愛國女俠形象的同時，總會忽略他與吳芝瑛等至交的感情。大歷史敘事排斥、遮蔽性少數和性政治，古已有之。《對聯／對練》嘗試重新扣連性別情慾和革命政治，可謂一種基進姿態，抗議歷史對前者的沉默。正如曾吳過去創作常以少數族裔酷兒為主題，強調為跨性別人士伸張正義的訴求，並探討超越身份、達致解放的可能，這次令觀者念念不忘的實驗電影，別出心裁的同時亦一如既往承載改變社會的理想。

+data

《對聯／對練》

13.03 - 22.05.2016

Spring Workshop